

〔法〕安东妮娜·瓦朗坦 著



爱因斯坦和他的生活

世界知识出版社

爱因斯坦和他的生活

〔法〕安东妮娜·瓦朗坦 著

仲维光 仲昭爱 仲雨村 译

1227/16

世界知识出版社

THE DRAMA OF ALBERT EINSTEIN

Antonina Vallentin
Doubleday & Company, Inc., Garden City, N. Y., 1954

根据美国纽约加登城道布尔代公司1954年英文版译出

责任编辑：王 江

封面设计：王麟生

爱因斯坦和他的生活

[法]安东妮娜·瓦朗坦 著

仲维光 仲昭爱 仲雨村 译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8 插页：1 字数：171000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012-0147-1/K·27 定价：3.00 元



▲ 少年爱因斯坦和妹妹玛雅(约于1885年)



▲ 相对论诞生时的爱因斯坦(1905年)

▶ 50岁时与妻子爱尔莎及女儿玛戈特





▲ 与物理学家英费尔德



◀ 在普林斯顿的书房



▲ 演奏小提琴

译者的话

只要想到爱因斯坦，“知识爆炸”这一提法的浅薄性就毕露无遗；爱因斯坦一篇创立相对论的论文，对人类知识所产生的影响要比现今一年甚至几年出版的物理学论文的总和所产生的还要大。爱因斯坦是我们这个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他不仅精通科学，而且熟悉巴赫、莫扎特的音乐，并能亲自演奏。他还爱好文学，喜爱叔本华、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作家。爱因斯坦一生的工作和生活，不仅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的科学、哲学和艺术，而且也深深地影响了历史的进程。虽然爱因斯坦去世已经30多年了，可是如今世界上仍流行这样的说法：任何一个想要严肃讨论科学和文化的人，不了解爱因斯坦就几乎没有取得入场资格。

然而，有关这样一位伟大人物的文学性传记，在我国还未曾出版过，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对广大读者来说，跟深的相对论、量子论，不管用多么通俗的语言解释，总是使爱因斯坦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遥远高峰；而他那丰富的人性，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充满激情的生活，与专制制度不可妥协的精神，他的爱，他的恨，他作为普通人生活在我们之中的那一切，都远远没有被广大读者所了解。

我的导师许良英先生，是国内外著名的研究爱因斯坦的专家，他潜心研究爱因斯坦30余年，几乎阅读过所有已发表的有关爱因斯坦的重要文献，阅读过国外出版的十几种有关爱

因斯坦的传记，其中包括科学性的，文学性的，思想性的以及回忆或文献性的传记。他向我推荐了这本由法国女作家安东妮娜·瓦朗坦所著的《爱因斯坦和他的生活》一书，认为这本书虽然出版于1954年，但是到今天为止仍然是一本有关爱因斯坦的最有价值的文学性传记。

安东妮娜·瓦朗坦出生于波兰，大学时专攻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史，完成学位论文后曾长期从事报纸工作，撰写了一系列精采的人物传记，其中包括海因里希·海涅、达·芬奇等人的传记。《爱因斯坦和他的生活》是她最为成功的一部作品。

瓦朗坦和爱因斯坦及其夫人爱尔莎有着几十年的亲密交往，对爱因斯坦一家的生活非常了解。在本书中，她从最近的距离记述了爱因斯坦那不平凡的一生，描绘了那广阔的生活背景。在她的生花笔下，爱因斯坦这位伟大科学家的生活有时象一首诙谐轻松的音乐，有时又象惊险小说一样悬念迭生。书中还不时地流露出女作家特有的那种细腻笔触。书中记述爱因斯坦生涯，用了编年方式，但又不拘一格，洋洋洒洒地写出了爱因斯坦少年时期对压抑束缚人类想象力的教育机器的痛恨，青年时期由于充满自由精神和不顾后果地追求而饥寒交迫，写出了他毫无世俗观念而又时刻不忘自己的社会责任等多方面的生活态度。书中穿插着爱因斯坦大量的生活事迹，都是其他书中未曾述及的。瓦朗坦笔下的爱因斯坦是一个真正的人，也是一个普通的人，是每一个人经过努力和克服自己的弱点后都能做到的人。本书使人感到，我们如果更多地了解一些爱因斯坦，就会少做一些蠢事。另外，书中对两次世界大战的感性描写以及披露爱因斯坦对特异功能等问题的见解，也令人感兴趣。

翻译一本伟大人物的传记是令人愉快的，能使你一扫平庸之气；翻译一本伟大人物传记又是令人痛苦的，使你不能再心安理得地对待自己每天的惰性。

本书译稿由仲维光统一校订。翻译过程中多蒙翻译家马元德先生指教，成书过程中又得鞠哲同志不少帮助，在此一并致谢。译者才疏学浅，译文难免有误，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仲维光

1988年3月于北京月坛

上帝是不掷骰子的。

——爱因斯坦

第 一 章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从来没有真正接受过这样一个事实：他是一个声名显赫的人。虽然很少有人取得象他那样举世震惊、坚实牢固的成就，但名誉对于他来说却只不过是旅途中的一个伴侣——他总是设法忘掉它，然而，它却始终伴随着他，名誉的非凡持久性使得爱因斯坦心烦意乱。人们要想真正地了解爱因斯坦，就必须忘掉他那显赫的声名，因为那不是他的真实性格的一部分。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一生是他对隐姓埋名的酷爱和他的声望所带来的沉重负担之间的一场无休止的斗争。时常，只有他的幽默感才使他免于完全被激怒。他从来没有被自己所激起的狂热冲昏头脑。虽然他毫不窘迫地向那疯狂欢呼的人群致意，可是，他的朋友及亲属却能看到他那狡诈的目光，似乎他要让他们作证，这些令人不可思议的作法与他是毫不相干的。他那轻松的笑容总是带有同样一种不明显的吃惊的色彩，他好象认识到，如此一批人必须要有一人作为崇拜的偶像，然而他仍然想不出，为什么这些人选择了他来充当这个角色。

英国驻柏林大使霍勒斯·朗博尔德爵士曾经向爱因斯坦讲过一段经历——他的儿子由学校回家时，有一只脚还没走下车厢就迫不及待地问他：“爸爸，你见过爱因斯坦吗？”当这位大使先生不得不承认自己不曾获得那份荣幸时，孩子

惋惜地耸了耸肩，好象在说，爸爸你枉费了在柏林的时光。

“我确实被他的轻蔑弄得羞愧了。”霍勒斯爵士说。爱因斯坦感到好笑，迷惑不解地摇着头。“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他说，“由于写了几篇在全世界只有少数人能看懂的文章，我似乎才得到了这种声誉。”他那超然的口气好象在描述某种奇怪罕见的现象。虽然他认为这个问题不能解答，但是他谈到它时，仍然是既惊讶又无可奈何。

事实上，爱因斯坦传奇般的声望和这种声望的神秘起源之间明显不一致，这的确会使人大吃一惊。爱因斯坦的一个助手描述过这样一件事情。阿瑟·爱丁顿爵士是英国著名的天文学家，而且是对爱因斯坦的光荣事业作出过最重要佐证的科学家之一。大约在1917年，一个物理学家对阿瑟·爱丁顿爵士说：“您，阿瑟爵士，是当今世界上懂得相对论理论的三人之一。”爱丁顿脸上掠过一丝痛苦的表情。那个物理学家赶忙补充说：“教授先生，您不必感到窘迫，您实在太谦虚了。”“这不是谦虚的问题，”阿瑟爵士反驳道，“我只是在问我自己，谁能是这第三者呢？”

但是，肯定有某种原因使得对爱因斯坦的赞誉达到如此崇高神圣的程度，并且如此深刻地渗透在广大群众的心目中。他攫取了巴黎、伦敦、柏林以及东京的一般市民的想象力。当一部关于爱因斯坦的电影在纽约自然科学博物馆上映时，人群热烈地扑向这个博物馆，当时的情况简直成了一场骚乱，以致不得不动用警察加以平息。恐怕需要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一起才能分析出爱因斯坦声名鼎沸的程度和它所展示的那种耸人听闻的形式。研究这种芸芸众生对这位伟人顶礼膜拜的奇怪现象，可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我们这个时代。

这种声望很少有人在他尚存在时能领略到。它历时持久，丝毫也没受到那流迁的风尚、变化的价值以及当代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影响。正如有人评论的那样，爱因斯坦是我们这个苦难时代唯一岿然不动的偶像。

他的名声经常会受到考验，有时它会成为笑话的主题。两位美国学生曾经打过一个赌。他们在信封上仅写了“欧洲：爱因斯坦教授收”，这封信竟按照正常的时间到达了目的地。“邮政服务简直太妙了。”爱因斯坦不得不如此评价。

虽然，似乎一个伟大的名字必定会发挥出巨大的魅力，没有一件事比设法摆脱这种吸引更为困难，但是要想真正地了解爱因斯坦，摆脱掉这种魅力却是必须的。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人们也要摆脱掉他的外貌所展现的那种魅力：那个容量无限甚至被乱蓬蓬的头发显得更为巨大的脑袋，一个被照片弄得过分闻名的脑袋。随着年龄的增长，爱因斯坦给人的印象越发深刻，最明显的是他那独特的魅力大为增强了。作为一个年轻人，甚至在中年时，爱因斯坦仍相貌端正，有着丰满的面颊，圆圆的下颌——这是在世纪交接时期流行的那种男性美貌。他的不长的鼻子，从那精美雕成的鼻梁展向鼻孔，给人以一种耽于声情的感觉。在他那黝黑的胡须下面，那大而宽阔的嘴显示出健康的红色，并且与他那淡黄无光的皮肤形成对比。他的脸的下半部分可以说是沉湎于声情的人所具有的那种，那些人能找出充足的理由去热爱生活，享受生活。他那圆圆的脑袋漂亮地矗立在有力的脖颈上，脖颈皮肤白皙，易于晒黑。宽大的肩膀正是能扛万斤的旗手所具有的那种。他肌肉发达的身体在后来的生活中虽然变得沉重起来，但决不是象闲散安逸的人那样由无所用

心、无所事事所致，而是象从漂泊生活中退休的探险家、船长——出乎所料，却也无可奈何。然而，当你注意到他的眼睛时，这种最初的印象就会消失了。那是一双乌黑发亮、咄咄逼人、微微有些突出的眼睛。这位热爱生活的卓越物理学代表的肖像必然为我们展现一条认识他的新途径。

他，也许会成为诗人，或肯定地说，会成为一位音乐家。他那双才华横溢、炯炯有神的眼睛可能会沉醉于和谐的迷梦中，使他象一位沉浸在乐声中的梦想家；他的手象是为演奏小提琴而创造的，大而厚实，十指纤细修长，指甲圆润——这正是那种音乐家所具有的手掌和手指。位于他那双引人注意的眼睛上方的前额，本身并不特别高，也不给人很宽的感觉。然而，耳朵却倔强地长在光润的皮肤上，倾向太阳穴，几乎形成了一个半圆。这种骨骼结构形成了他独一无二的风貌。他的头发即使剃光，脸庞所占据的空间仍然显得巨大，但他留着头发，那头发年轻时漆黑如夜。这些头发远离前额，傲然直立，难以约束，充满独立精神，它形成了面部不安分的背景。晚年，他的头发令人惊奇地全白了。那第一绺银丝从双鬓浮出，逐渐蔓延，就象米开朗基罗^①的摩西^②。随着银发的增加，那银黑相间的头发随风飘动，看起来象闪烁的晕环一样。

今天，他的容貌使人难以忘怀，他会一下子就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每当人们接近他时，都会感到不胜荣幸，或觉得自己愚蠢得手足无措。然而他自己却没有感觉到他所造成的

① 米开朗基罗（1475—156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刻家、画家、建筑师及诗人。——译者

② 米开朗基罗雕塑的人物，犹太教、基督教圣经故事中犹太人的古代领袖。——译者

这种影响。他的自信决不是象某些著名人物所有的那种，他不是漠然地走过人群。他那自然的举止十分完美，毫无造作，以致人们反而不相信了。他实际上并没有意识到在他周围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变化。的确，他能看到集中在他身上的注意力，他能感觉到大家对他的尊敬气氛，他听得见所有周围的人都在谈论他的名字，他甚至隐约意识到他极想逃避的热潮，然而，所有这些对他来说却都不过如同熟睡的磨坊主耳边的风车噪音一样。这不会是，并且永远不会成为他快乐的源泉。但是，它也没有给他带来烦恼。

爱因斯坦达到了一种其他人很少达到的超然境界。他同样无视他对这个世界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对他的声名的反响。他对萧伯纳的过分赞誉之词表示感谢时，偶然认真地谈论到他自己，这是他很少显示的。他称萧伯纳的颂词是“写给那使得我的生活成为一种特殊负担的我的那位神话传说中的同名人的”。这种超然非常彻底，以致竟然屡次出现这种情况：在他的面前，人们很难想起，自己确实是同爱因斯坦在一起。人们很容易认为，站在面前的是他的替身——即使是名人的替身，也自以为有某些非凡之处。人们很难想象，爱因斯坦没有意识到他自己的特殊程度。我甚至疑心他可能确实相信自己和其他人完全一样。他曾在普林斯顿这个不大但很幽静的大学城里住过多年。一天，他想看一部名叫《埃米尔·左拉的一生》的电影。他和助手一起到电影院，买了票进去后才发现，电影要再等15分钟才能开演。他们决定出去走走。“喂，我们已经交了票了。”爱因斯坦悄悄地、有些忧虑地对收票员说，“你能认出我吗？”收票员笑了，他觉得爱因斯坦是在开玩笑，便咧嘴笑着答道：“爱因斯坦教授，我敢说我们能认出。”无论怎样，爱因斯坦都

要责备那些不知疲倦的、热心的摄影师，因为这些人一下子就能认出他。他总是抱怨这些人剥夺了他隐姓埋名的生活，他谴责他们使他每天都遭遇到麻烦。他的不满甚至已经到了这样一种程度，有一次正在给他拍照，他冲着摄影师吐出了舌头。其结果是，一条巨大的舌头占据了一张大脸的中部，一束束白发耸立在头顶——活象魔鬼！这张可怕的照片在出版界广泛地印刷发行。一个小学生式的鬼把戏就这样变成了一件可怕的事情。

对于爱因斯坦的性格，当人们试图分析有哪些是后天因素之时，人们或许也应该同样考虑他往昔的经历。爱因斯坦的传奇声名激起了人们强烈的好奇心，探究他的各种起源，重新构想他所诞生的环境，分辨他可能感受到的细微影响。人们竭尽全力，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情。为了在那比比皆是平凡的生活中找出那非凡的一切，他们试图弄清楚，他属于哪一类型的孩子和他在青年时期遭受哪些巨大痛苦。然而，那些传记素材对于描绘爱因斯坦却只能提供一个不充分的背景。可能任何方面对他都产生了影响，也可能都没有影响。他曾谈到那种“难以言明的孤独”，那孤独甚至深深地影响了他和那些与他最亲密的人的关系。确实，在他周围好象真有一个真空地带。他曾这样写道：“我从来没有全身心地属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也没有属于某一圈人，甚至也不属于我自己的家族。”然而，对于描绘爱因斯坦来说，他却的确有某些独特的经历存在，他的家族的某些特征在他一生中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我曾访问过霍亨佐伦·齐克马林根地区的赫辛根。这是一个小城镇，是爱因斯坦家族的故乡，也是爱因斯坦的表姐——他第二个妻子的出生地。斯华比亚人的痕迹甚至仍然保

留在那些很早就移居国外的人身上。他们的言谈中经常保留着非常浓重的那地方的口音，尤其是在十分亲密的人的圈子中。在斯华比亚人中有一种独特温厚的幽默，它如英国幽默那样具有好奇心，却又有实际笑话的趣味。爱因斯坦家的一位朋友和我一起做了这次旅行，他也出生在赫辛根。在旅途中，他试图向我解释爱因斯坦家族所具有的那些独特之处。那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生活，既没有穷得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去拼死挣扎，也没有富得能够离开那些仍然十分紧密地依靠土地为生的微贱的邻居过独立生活。他们生活在一种安全、平静的气氛之中，本能地拒绝加快他们的生活节奏，既不愿意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也不愿意改变他们的友好关系。象所有热爱生活、擅长饮食的地区一样，斯华比亚人有他们自己的传统烹饪技艺。在爱因斯坦家族平静悠闲的生活中，家乡菜肴犹如人们所钟爱的童谣一样，不断地滋润着他们。

使德国一些大城市如慕尼黑、柏林感到忧虑的问题，在气氛温和的赫辛根就不会那么严重。这里的犹太人都生活在富饶、丰足的环境中，因而与周围的人没有多少摩擦。和我同行的朋友以及他的父亲都出生在赫辛根，来自一个古老的犹太家庭。他告诉我，他的父亲到了需要进城去继续读书的时候，把自己的小儿子交给了教区的牧师看管，尽管父亲本人事实上已不是一个正统的犹太教徒了。对牧师来说，接手带大一个幼小的、非常有天资的犹太儿童是毫不令人吃惊的事，他绝对不会想到宗教的原因而疏远这个孩子。宗教的宽容精神非常自然地存在于这种气氛之中。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父母在思想上也是自由主义者。但是，他们的态度却决不是好斗的。即使有时出现这种情况，当信仰和意见的转变与否定引起内心的巨大冲突时，他们也同样能泰然处之。这

个家庭的气氛宽容和平，并有些超然淡漠，时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一种情绪代替了另一种，却几乎丝毫没有引起注意。

工业扩张时期倒空了这些小城镇。那些中等境遇的年轻犹太人没有遗产、土地和钱财，没有太大的野心，没有十分优越的条件，他们首先离开了家园，到大城市去谋求生计。

乌尔姆是爱因斯坦家族迁徙历程中的一站。它是一座仍受斯华比亚人影响的小城。1879年3月14日，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这里降临到了人世。第二年，爱因斯坦的父母定居在慕尼黑，爱因斯坦在那里度过了他的整个童年时代。在慕尼黑，爱因斯坦的父亲开了一座经营电器用品的小工厂，这是受那个时代潮流的影响，而不是因为他有什么机械才能。在这个中产阶级的社会环境中，没有任何东西能用来解释爱因斯坦那卓越的成就；在这平凡的童年里，丝毫找不出非凡的未来。所有家里那些了解爱因斯坦幼年时代的人，或者是听长辈们谈到过他的人，都说他几乎象个智力迟钝的孩子。他很晚才学会说话，这曾把他父母弄得心烦意乱。和其他早熟天才的幼年故事相比（人们把大量不同凡响的真实或神奇的幼年时代故事赋予了他们），这个家庭的情况却似乎是以某种愉快的心情强调爱因斯坦身上的一切迟钝表现。这个家族的其他孩子似乎也从对这位大名鼎鼎的叔叔的这种描述中得到安慰。爱因斯坦很晚才学会说话，话永远说得很少。对于外部世界，他的理解十分吃力，并且在他所做的一切事情中都显示了一种前思后想、慢条斯理的作风，这在学校里留下了不好的记录。小的时候，爱因斯坦精神懒散。他一直非常厌恶那些毫无必要的言语。有时，在他的讲话中夹杂着一一种踌躇，并且在每句话开头都有些停顿，好象他正在问自